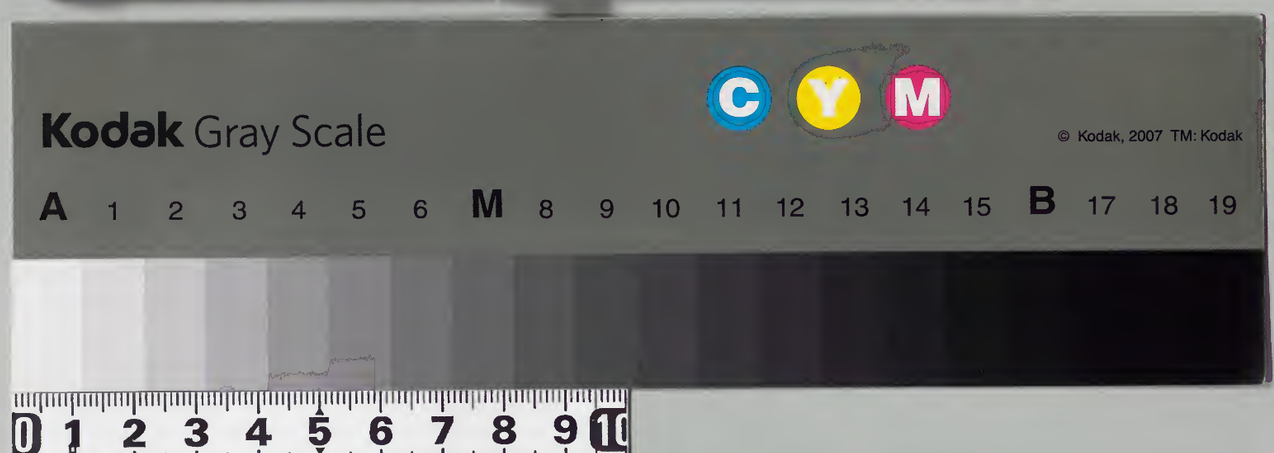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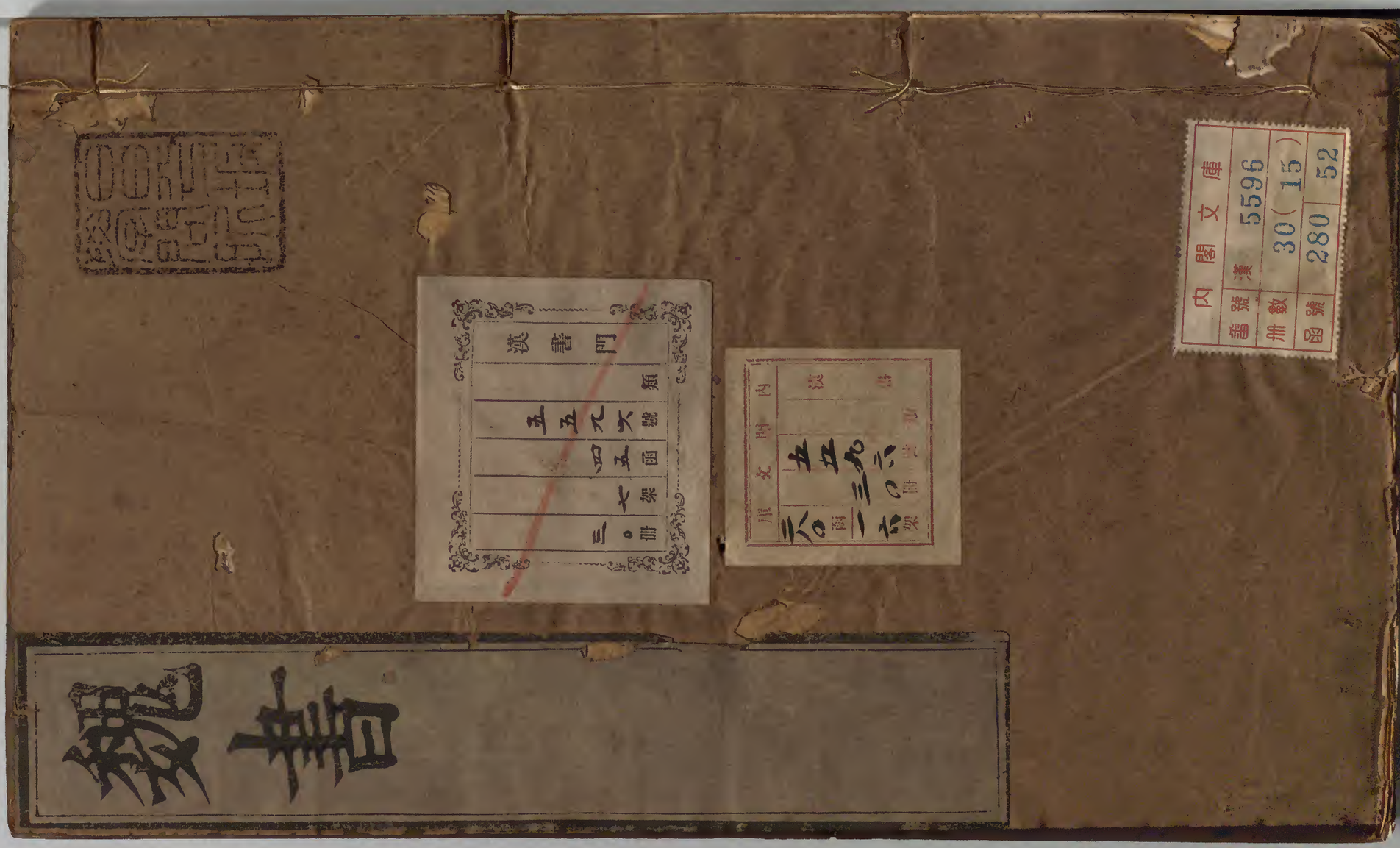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賾尚書左僕射蕭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蕭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爲蕭賾所殺蕭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蕭

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
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
帝旨高祖嗟納之便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
氏危滅之兆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
銳器重禮非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有加焉
相對談說至
君臣之際猶玄
長史賜爵開陽伯論固辭伯爵許之詔討蕭鸞義陽
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
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而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
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
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
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
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
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
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又詔曰肅丁棻虧世志等伍胥
自拔吳州嘗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
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諭耳暮蔬縗不改誠季世之高風
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

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會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諒之爲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曰聆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爲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羣臣焦心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王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潛

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二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憂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

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甫也便命太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慷慨憂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蕭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蕭曰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隱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慮深酷歸朕然未能翦一雖人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

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徵望紓懃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賾之收蕭父奠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蕭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蕭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脫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剋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

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爲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肅入朝肅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咸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虞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甚言恒降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甚申繹詔肅尚陳留長公主

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諸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肅寶卷豫州刺史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

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勵定之期勢將不
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
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戸餘如故尋以肅
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
故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納
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
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
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爲舉哀
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
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秉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幷問其卜遷遠近
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
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殁空於首
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
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
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
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
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諡匡公詔諡宣簡肅宗初詔爲肅
建碑銘子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

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肅前妻
謝生也肅嚞麗謝始携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
爲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爲嬪
肅弟秉少文政涉猟書史徵有兄風世宗初攜兄子誦
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爲輔國將軍幽
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
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遷直常
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禄大夫
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爲長兼祕書監徙給事
黄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
讀詔書音制抑揚愠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
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司空公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尚

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祿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
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
軍西兗州刺史衍屆治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兵內向州
既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
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
三勅給東園秘器朝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
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諡
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嵇於西兗爲仲遠所害
其妻子饑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
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頻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
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
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領國子監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
衞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
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與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
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

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壯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會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會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滿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會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禋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殷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懼其威才兒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鞅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卽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

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
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
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
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
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葉諸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
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
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
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
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

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噉
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
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
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
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床歔
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
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
其千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總攝二曹可不自
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舉流
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

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詣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爲通直郎歷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义而义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斷义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爲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义寵熾乃曰隆便至乾沒乃告司蒸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义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义

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騎侍郎
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
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
景言維性踈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
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
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兄踈終敗宋
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
軍靈太后反政以文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
清河王亹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莆宗末爲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
貨劉騰騰言之於元乂以穎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穎
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
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流涕穎曰而見崇言之
崇後數日而卒

頴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爲征北
李平司馬北殄元愉頗有賛謀之功
燮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荆州坐取兵
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賊凡不達律令見律
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
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
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仕赫然
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
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
祀之不亡幸矣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

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彥逸妻之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承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唯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

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幷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愼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公物之情爲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

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敝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幷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刑正故事令僕中丞駁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駁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駁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鉞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屢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鉞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

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祖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祖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貢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五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次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合在其中何容

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愍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
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
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管明堂國
學詐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
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
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
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干來之力可不時
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詐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
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劒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
是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許未曰蕭衍狂悖擅

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失
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
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弁科京東
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
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
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
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毘吾之師獯狁孔熾周王興六月
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弁宜
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
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

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踰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斂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貴列辭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卑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討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痛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眞僞今自未辨我家何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爲榮

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先蕭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爲祚所愛著作佐郎遷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眞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爲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寮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愼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

主客曹事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舜居喪過
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
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
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
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
使還以從征之勳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
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肓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
六輔舜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爲御史
中尉甄琛所彈云非兄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
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舜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
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
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
舜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舜
表解州任詔不許舜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
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
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
主寡居舜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
意不可肇怒譖舜於世宗稱舜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
遣直後萬貳與馳驛檢察貳與肇所親愛必欲致舜深
罪舜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

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又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尋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弈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闓盪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氊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講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愚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吏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鎖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

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
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
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
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爲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
以標脊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
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
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
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
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
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
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
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
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
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徵臣
雖沈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彝又表曰竊
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爲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
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虁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
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隆
汚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
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

服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衞之

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丙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
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
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
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
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
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踈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
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
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愍之第二子仲瑀上
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
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敓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

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
人相率至尚書省訴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
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
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
唱呼磬罄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
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
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鈬爲
驗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
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
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靦徒思竭智盡誠

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賈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摧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辭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

壽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恩榮先後荷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彝途卒時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愍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纂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纂會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北

校天下民戶最爲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
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高祖往旨
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
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
乃贈使持節衞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
郎世宗以彝先朝勳舊不幸殄廢特除始均長秉左民
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
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
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
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
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
瘞至於灰燼用息僞續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
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燋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
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暠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學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五世祖晏石勒頻徵不至晏無子巒高祖蓋自考宗人後蓋孫顗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垂久之世祖訪顗於羣臣曰往憶邢顗

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
顗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馹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
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卽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
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
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爲
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還拜通直郎
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
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暫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
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
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
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
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
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遂其心
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違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既權衆
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
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
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
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
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
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

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屏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栽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遣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繼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繼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繼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氾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 疑 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橋谷諸郡之民七千餘人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腊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之詔曰繼至彼須有板

宮以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繼
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
民特遠不降繼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
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
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
軍李昄戍石同繼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
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
百頃車柵足又進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
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
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
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繼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
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
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
經劉李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
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
羣劣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超曹亮宗臨
戎輒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鑠執在獄今
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
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劒閣今

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執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卽投降及符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相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鬬庸蜀之卒唯便刀箭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

世之期跨中州之饒黍苗中興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關淮外謐以風清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賚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劒既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遵已至梓潼新化之民釐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

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闚關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罷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帥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繼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繼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關寧兵力故也況臣才絶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裁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遍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一旦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之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戶今請二萬伍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安危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發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慴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强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喪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筭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

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苑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戍町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蕭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襄落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繼既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繼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繼遣統軍傳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繼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繼爲使持節都督東討

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
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宗魯之民
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
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
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
殊滅當無遠況臣仗陛下之神筭奉律以摧之平殄之
期可指展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世宗曰漢祖有
云金吾擊鄧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蕭
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
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行將角

7

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土民從逆十一室而五巒遣統
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
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
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
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
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
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舡舫衆軍齊
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
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
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

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繼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
庭淮外霧披徐方卷澅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
何快如之賊行此舉實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嬰
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擢電動
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通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憨千
里折首殊勳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
勝椅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
清徹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筭又
詔繼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
乘勝幷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椅角以圖
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繼
帥衆會之繼表曰奉彼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椅角乘
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
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
剛字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
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
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
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
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
歸順而來猶恐無粮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

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脩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勑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冬繕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壓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脩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弊同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窓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粮運舡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粮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若遣臣赴彼粮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齊冬服脫遇水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

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蠻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蠻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蠻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蠻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蠻懼爲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蠻言於世宗云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蠻有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蠻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懸瓠詔蠻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南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慰遣蠻曰司馬悅不愼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闕一字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犯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

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
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衆怒而爲之民爲凶
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粮運
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
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令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
之窮城奔走路絶不戰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
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
親老頻勞於外然思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
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
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
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次既而
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
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
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掎角
攻之行將齊荷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
同惡數十人豫州平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
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濟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
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
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
成而不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脩正不復以

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綵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
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贈才兼文武朝野瞻望
上下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軍
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繼前曾劾已
乃云瀛州繼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
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弊褐司徒行參軍襲
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
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
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瞿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
中出爲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
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
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
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
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以本官領嘗藥與御
加車騎將軍父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楯糾
訟遜鎖於[illegible]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
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
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繼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世宗初爲與廣平王懷遊晏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將軍出爲南充州刺史徵爲太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充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愼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三十四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良王傳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彧以將命之勤

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
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
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鄴縣子使於蕭賾產仍
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
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
諡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
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
訖觀宴饗之禮虬以禮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
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
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鷹門人
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朞親害親者今不
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禮祀不絕遺育永
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
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
勑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
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
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

水暴長河梁破絶虬得一小舩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二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勰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

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刻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驅驍騎於綠竹之區騁驎驥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當京創

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
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
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
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
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
瀍人急其務寔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
粮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
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未穫遍野鑾駕所幸騰踐
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饗武崧原禮射伊洛士
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
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
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
博士選五都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
親爲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書履虎尾踐薄冰
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
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北刺史京兆王愉反
於信都以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
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
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
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

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獻款流涕平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有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猶額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幾則鳴鼓聲鐘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柵蹙壓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鬬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眞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爭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

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
爵平奏歎意在濟人心無采善世宗原之還中書令尚
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濟
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
冀之勲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
食邑一千五百戶縑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
擊將軍趙祖悅渝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
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
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
二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
郎從賜平縑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六
十段絳袴褶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
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之
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
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
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
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率攻其城西李
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
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
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

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勑平前鳴篪管謝宗手賜縑布百段魁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諫詠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奬字遵穆寬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奬爲其親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奬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奬傳首洛陽出帝時奬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奬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郤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奬門居

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
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
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
事而獎闕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託使東
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
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
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
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已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
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
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
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
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其猶郭默生
亂劉胤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
其冤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
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
日幽泉已閉壟樹成行內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與聖
理運唯新雖曰篡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
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未循存牛車未改士感知
已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鼇伏願天鑒賜垂矜覽
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參軍

獎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爲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爲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爲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蹟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趨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麀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闕字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昌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畢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寧旅奉盛王之高義遊兎園而容與綴鴻鵠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

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輿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旣獻關字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覲饗賦無征於湯沐恩寧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蓋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穉仲治與太叔余生關字之蕭散本寓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踬於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弈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關字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辠於士子且以自託關四字　雖滿邇傒塵滓而賞許雲霞樓閣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於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誼譁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炯戒而自反勗身名於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讀崇墜於華奥豈千乘之足慼一駟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

於載筆蔡二去而貽恨張再選而有述忽牽短而邀官
司惇史於藏室慙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
而延寵陪帝扃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栖乃綵文之自出
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
於有待晚加秩於疾章乃闕字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李
諒冠履之無碍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音溪命
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絶暨孝昌之陵陂亦繼闕字一而禍結
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踶躋於時昏獨沉吟
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
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英傑方乘轉圓之勢俄際開
而守廢遂冠冕之毀烈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稽血
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掖荀窘迹
於南羅時獲逃於闕自字仍竄宿於巖岫首丘急於明發
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柂乃沿洛而汎河驚寸陰
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
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鄴距咸邑燼
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逍崖壘之颯隆躁通川而鼎沸
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
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
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

之畫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
張天罡之曆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侵之廓蕩普遽生
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
伊吾人之蕞爾本無侯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
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
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
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
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厲發施陵江
而雲矯闢闔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
璽華颺而繚繞苟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夭時難忽
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嚴罕徇節於漢陽
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
而義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頹綱甄大義以明罰
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採宿志
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釣名以干世
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
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
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
毋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禪制未終表辭朝

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令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答曰特爲接應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降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寒於此諸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鄰下豈是測影之地諸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諸答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主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爲而遷諸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諸答曰帝王苻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諸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無佐命至於濟

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
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
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
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綰政朝
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贊力
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勳賢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
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
江南稱其才辯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
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
驃騎大將軍儀同開府冀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
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
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爲時所稱年二十
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樞外寄
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
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邑氐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

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卽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贖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攝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趍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宅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駕

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鷺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不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撫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宜允遠寄故勅受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以爲辱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

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算延目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别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聞即號咷非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証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

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
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
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
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
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
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
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
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愕然失色求其少
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
故妄認他戶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
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
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
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
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
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
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
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
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
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
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受蕭衍

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崇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路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知伯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搆崇

崇表言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楊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行

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桄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黻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黻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

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鄉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刻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誦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選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煩棘之林膠庠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壍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漏朽牆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畝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

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
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
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
國要重理應先營朘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
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
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
及諸事役非急者二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
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
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
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
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蓋
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
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
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勑
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
右光祿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
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
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
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
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

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鄙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主阿那瓌孝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壯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及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構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彧時除蕭寶寅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干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寅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

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慙負聖朝於今莫已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全胥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任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遷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遷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幷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除改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爲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斬蕭衍行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蕭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選能佐吏遍貿其地廣與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贈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惟幄與鄭儼爲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仍朱榮之向洛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

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卽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仕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

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職野王令世宗親政還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愼明決爲尚書郭彤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還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還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勑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郎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驕縱向來又醉卿之所愍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實

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昕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刻柄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怡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

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勵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斂

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鑱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

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
跡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瓮
生即住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
道至奉勅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
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
進暨到寇所停滯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費
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
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陵及平
破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翻還歸此而不糾法
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
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微符令停委棄而及
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令處亮
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
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
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
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
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
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
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
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

溥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
舉貢士兩漢由荐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
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
求其文不取其行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
不考人才行狀江統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濤沙
汰之理未精而舊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
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
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秉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
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常難之任常思同升舉
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
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悵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
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
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
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
舉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
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
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
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動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
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
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

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識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壽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頃年之中名位隆赫

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逡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賵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磑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拜冠軍
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
寅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為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
使詐降實貳其衆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
撫慰為念生所害
士泰歷[illegible]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蕭
宗末荊蠻侵斥士泰為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
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
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
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州別駕
敬默弟隱處青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
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
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
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為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
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
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

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兼祕書郎
掌校華林御書蕭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爲司空騎兵參
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
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
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
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
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容韻抗烈與人平
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間言論爲忿怒然孔懷雍
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戶
攻逼州郡刺史元鸞憂令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
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并賊入鄴
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秉光韶忠毅
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
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
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祀不移我欲受赦
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
顥受制姦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
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
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
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

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大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
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
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
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
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
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理
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權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
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
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
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圖
篋充積議者譏其矯萬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
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會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
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
之繼室兄夕而弼會慳吝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
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
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
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冤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
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
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爲不軌令數百
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

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知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槨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贍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宰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

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
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
螭張儉皓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
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
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
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
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
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
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
繫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
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
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
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
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
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
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延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永慕容兵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

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
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
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
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
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
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
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
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
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
乃以二日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會不留心文

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
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
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
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
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
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
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
有黃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
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
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

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

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殆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征入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貫誼哭歎谷永切

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敵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勑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豎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猶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欲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惟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鴟鵲巢于廟殿梟鵂鳴於宮寢菌生寶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

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寤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勑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無不糾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垂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

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脩意至是二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

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幷送章綬冠服等上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黜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內以致諫曰孔

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
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
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
宗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
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藹
雍愷悌靖敬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
戢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言襲神弦矢所發必中正
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備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
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宮美天情沖謙動容祗愧以
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
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纂具在內伏願
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開拱之泰頤精養
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
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
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
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
衛女愿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
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
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

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
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頻倦
豐厨嘉醴鏗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文甘踰百品旦
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
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
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賃馬假乘交
費錢息昔人稱陛下甚樂百等至苦惑其事也伏惟皇
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撲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
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情遠異莫間愛由眞固非俟虛隆
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耆歎

遇犧年青衿之童慶屬暫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
非至明超古忘驕釋文含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
斯美興居出入自當迺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
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
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
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
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
盡慤慤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
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

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賁於天文以察時
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闕實匡張訓說安世記
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
皇庁宇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
此之至也矧廼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
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今
焚荒汙毀積榛棘而弗掃爲颳颶之所栖宿童豎之所
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捥腕伏惟皇帝陛下
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
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
拂麟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兩彼孔堂而使近在城
闉面接宮廟舊校爲墟子矜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
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
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
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
寺遣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蹟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
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
委納蒭秋春相因闕生書高祀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
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
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

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
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
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
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
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觀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睹表
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
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
有言喪畫失於廟堂大人厥失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
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
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
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
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
謹慎堂基不過一丈猶有傾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
險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萬一差跌千悔何追
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
得而通今雖容像表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繢飾麗
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牖若面縱一人
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闕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
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如輩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

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異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
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
上火所焚雖梓愼禋竈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
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誡墟墓必哀廟社致敬
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慕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
棄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
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超世奇絶莫可而擬恭敬尊嚴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
見山河因其所聊增發嬉笑若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愼
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
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
末重實輕根靖寔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
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
山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
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汗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
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
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
高往還累宿鑾遊近旬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農隙
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穗莫不寶惜步

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
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
起紅埃四塞轅關峭險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
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
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悚慄且藏
蟄節遠昆蟲布列蠕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轢蹈必有
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與
罪厥役困於負檐爪牙窘於資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
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
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飢饉荐臻方成儉敝為民
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展致
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與然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已無為
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
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幷悅
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
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
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
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
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鄙詩
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

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琦惡鴟賈誼忌鵩鵜鶘鷙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咀旱穀糴踊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鷹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誦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

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
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
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
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
則追傷每至光坐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
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
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
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
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
十三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
卷爲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
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
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
元叉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
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卒所
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
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
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
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傳

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以貴重爲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勵勸勵勉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勰

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义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衞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把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勣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勳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
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爲逆賊崔昂所害贈征虜
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劼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
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
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茹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
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
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
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
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
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
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
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
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
軍邢巒討之以鴻爲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

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關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

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守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爲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条自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

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

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朝同文祥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鋭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

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幷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

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葉隆玄默世祖雄才廣略闢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幷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憑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遵邦命氐戎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

乘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鑒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敞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顧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遵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華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孚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

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綴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

奏乞勑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軋散騎常侍大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奏勑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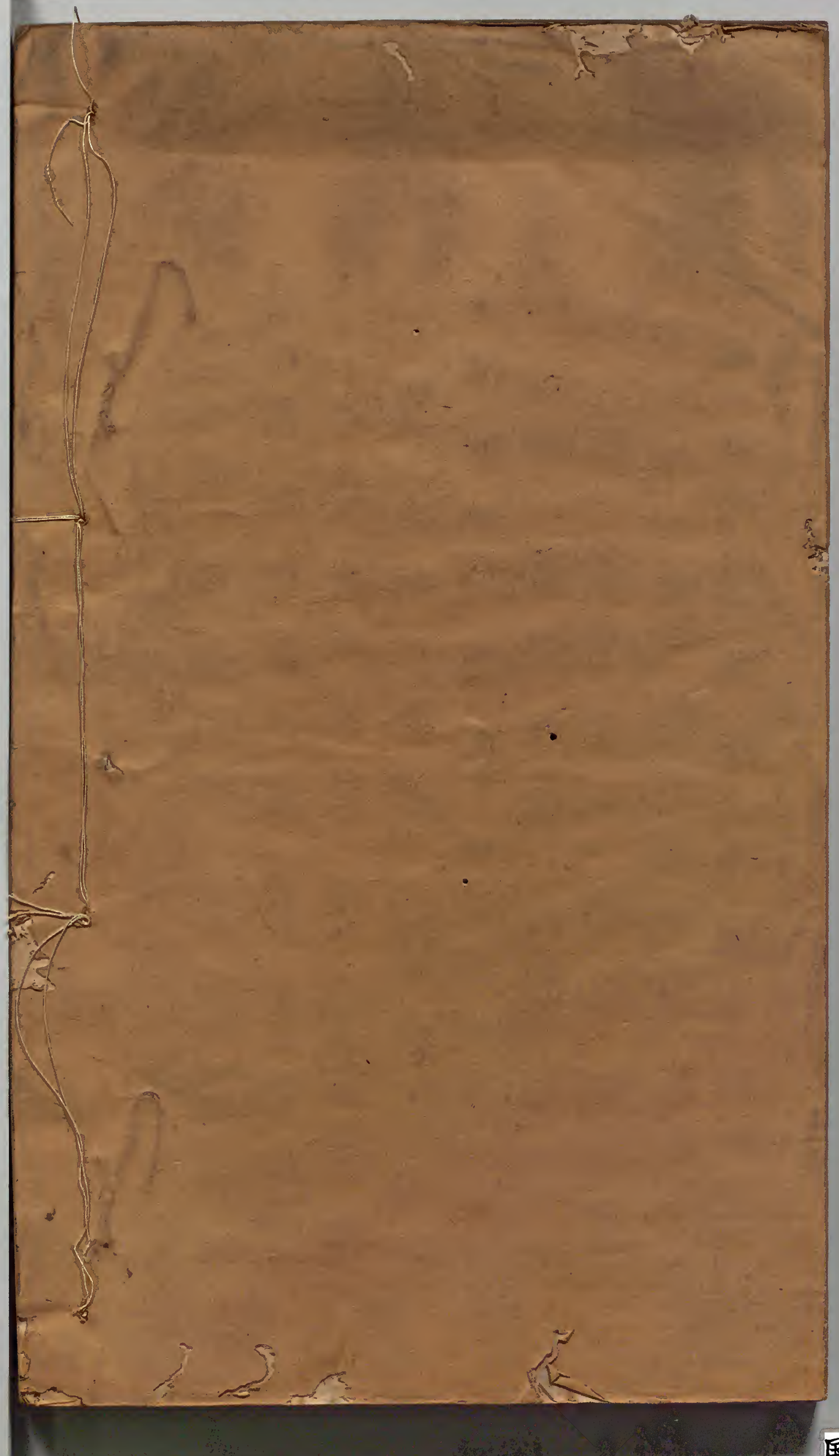
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
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祕閣以廣異
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赦免尋爲其叔鴈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
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
員外散騎常侍爲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
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爲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
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愼稱遷輔國將軍中散
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
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

擒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
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
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
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言
史才富洽號稱錯綜甚年止壯立便髮然懷著述意正始
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酋等遺
載爲之贊序褒貶詩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
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
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喪逝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

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
刺史謚曰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産字文彦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
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
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陰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
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産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
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頼川太守二年五月爲城民王
早蘭貿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宇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覲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
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
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
於容身之議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
事亦才志之士乎

魏書卷六十七終

日日新聞社之印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